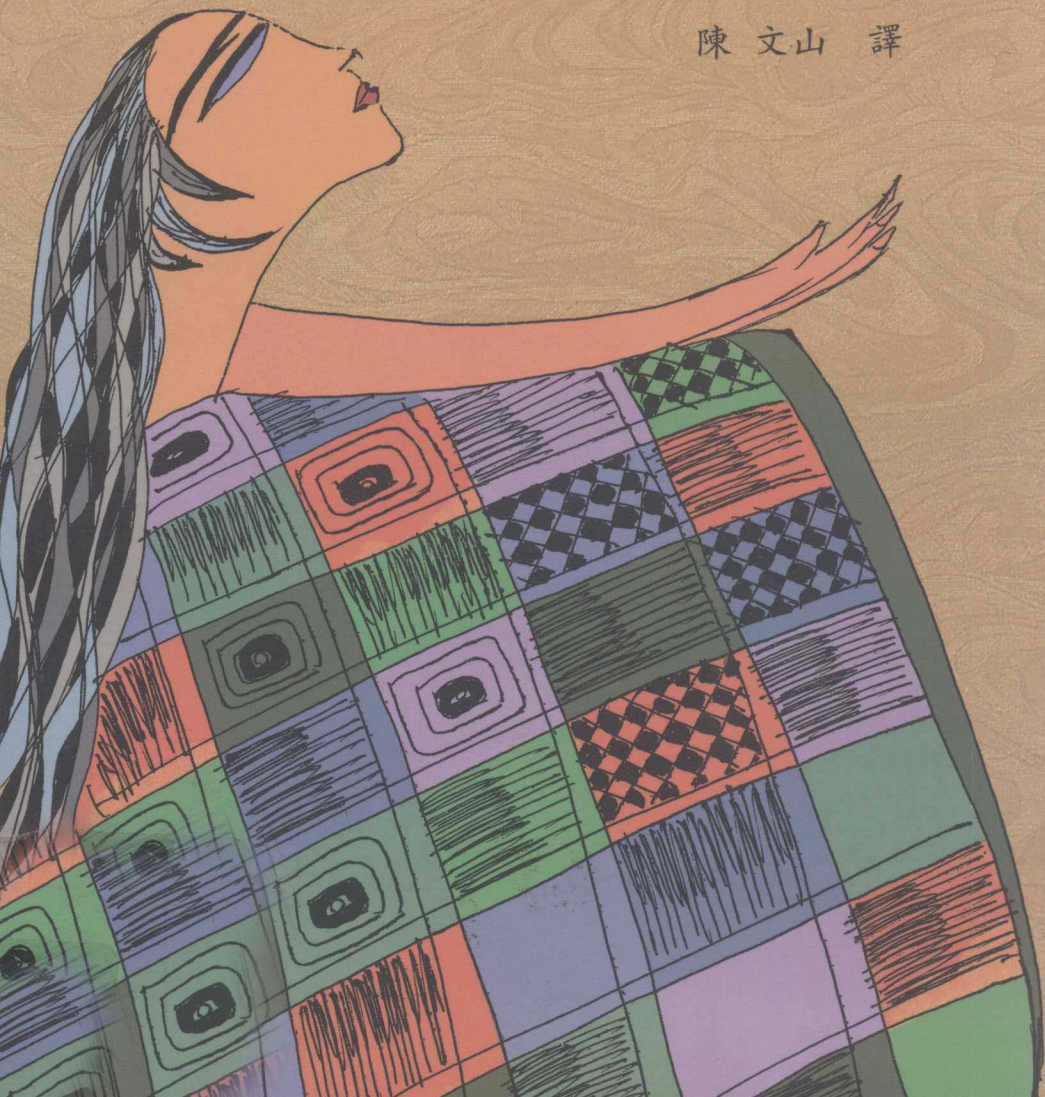


蒲團

田山花袋 著
陳文山 譯



蒲團

田山花袋 著

陳文山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編目資料

蒲團 / 田山花袋著；陳文山譯。－初版。－
高雄市：陳文山，2006〔民93〕
面；公分
譯自：ふ とん
ISBN 957-41-3349-4（平裝）

561.57

94025439

蒲團

日文書名：ふ とん

著者：田山花袋

譯者：陳文山

出版者：陳文山

地址：高雄市北平一街172巷10號

電話：(07) 3117562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5267·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郵撥：41299514

裝訂：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7) 6165206

版次：2006年01月初版一刷

ISBN：957-41-3349-4

定價：120元

序 文

『蒲團』（ふ とん）以中文之意謂棉被，於明治四十（1907）年九月，為當代作家 田山花袋所發表之文學作品。這篇小說之寫作與傳統之虛構具有銜異，係以社會生活之內容為經，心理偏歷之感受為緯，其文筆之主軸採取自然趨向。因而可以說是一種私小說，也稱其謂心境小說。當時世界文壇時尚一股自然主義，因而『蒲團』與吾師島崎藤村之『破戒』，均被譽為日本文學史上自然主義文學之代表作品。其中『蒲團』一書曾被最有力支持自然主義文學之評論家・島村抱月說「這是一篇有血有肉，將世上人類的活動，赤裸裸又大膽地描述的懺悔錄」。因而『蒲團』亦可謂是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作，也是私小說的先驅文學。

『蒲團』的內容是描寫，

一位有妻室的中年作家・竹中時雄，收了一位對寫作有興趣的貌美女學生・橫山芳子為入室弟子，並借居於自己的家。由於日日相處，竟對這位女弟子萌芽情愫。要是說落花無意流水有情也不盡然，根據小說裡面之描述，身為老師的自己曾有兩次機會可以一親芳澤，也許這是出於老師自己的話。不過有段對話可以引人深思，也可以看出他們師生兩者心地之蹊蹺——

芳子向妻子說……「師母，我為什麼不稍微早一點生下來呢？要是我跟師母生在同樣的年代，甚至同樣的時候的話，那一定很好玩，也會相當有趣，也一定很有意思唷！……」

「是嗎？」妻子就默默地不作聲。

由上面的對白，不難看出這位女弟子對老師・時雄的好意及師生感情的愛昧，可謂男歡女愛是事實。然而礙於事實不能劃破師生之間，那一道社會道德規範之範疇裡，男的總是怨聲載道，女的唯有哀嘆百般的無奈。在愛情曲折之演變中，突然竟出現一位第三者，女弟子新的愛人・田中秀夫。身為老師的時雄，在無法得到愛情的滋潤，也無法享受開花結果的苦境下，由於新戀人的出現，唯恐有辜負家長所託監護之責，先以保護者為己任，但芳子之行止不定，與其戀人之密會越頻繁竟而抱起嫉妒心理，於是通知父親將芳子帶回故鄉。

當芳子離去之後，時雄來到這位心愛的女弟子・芳子的房間，人去樓空然而景象依舊。聞着芳子的棉被（蒲團）所遺留特有的芳香，使時雄回憶過去而傷感不已。正如小說的末尾所描述的——

時雄想起了那遙遠的十五里山路……想着，想着，竟勾引起昔日的回憶。身不由己的上了二樓，……

那邊有芳子常常使用的棉被……尚有厚厚入棉的棉睡衣……那種

女人特有的芳香立即撲鼻而來。香味混雜着汗油水的味道，令時雄不知不覺懷起了過去，使情緒陷入了迷茫與愁悶的谷底……

性慾，悲哀，絕望，徬徨，惘然，立即襲擊時雄心靈的奧秘。時雄將棉被鋪了下來又把棉睡衣覆蓋在上面，冷冷已沾污的天鵝絨領子，聞到一股散發出那女人遺留的芳香。睹物思情他將臉伏在上面傷心地哭了起來，哭得很傷心也哭得很無奈。……時雄記憶猶新地想起了『長恨歌』的句子……“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現在他可不是「翡翠衾寒誰與共？」的寫照嗎？想到此……他使勁地擁着棉被（蒲團），哭得更痛心疾首哭得真悲哀淒淒。

灰暗的室內如此地絕望悲泣，室外的寒風卻冷颼颼地叫嘯不已。

上面這段文章是『蒲團』（ふ とん）的末端，如此赤裸裸的描述，一般文學家及倫理學家均評論，認為有脫離常態的文學智識，而進入另一種文學思潮之開端。使文學創作的概念與英雄大武畏之精神結合，也許是一種英雄氣質之思維所驅使的原因，也意味着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特徵。『蒲團』便是啓動這股新思潮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於日本文學史上載明另一種思潮的記錄。

回顧 田山花袋的過去，着實另人匪夷所思，也許由於封閉自己之思考，因而所發表的作品均耽溺於主觀之新體詩或浪漫的詩體小說。

直到明治三十五（1900）年五月三十二歲時，發表『重右衛門之最後』之長篇，始受文藝界之注目。尤其日俄戰爭從軍當隨軍記者之後，於明治四十（1907）年，發表自然主義文學作品『蒲團』，田山花袋才擁有文壇之一席。

日本之自然主義文學，於明治三十九（1906）年前後，被當着反對舊習，形式，傳統的概念。也是被當時的年輕人所崇尚，正視人的生態與生活，重視真實，不避暴醜，不譏謊言，不開穢語而冀求維護心理平衡。也許一時之興起與大眾之所趨，自然主義就快速地掌握當時文學上的主流地位。因而三十九（1906）年，吾師 島崎藤村所發表的『破戒』。四十（1907）年 田山花袋的『蒲團』就被認為促進自然主義興隆的兩大作品。然而這兩大作品，使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與西歐的自然主義文學產生了不同性格的契機。因為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自我擴張，致使兼具西歐自然主義文學所沒有之浪漫主義色彩。但由於過份強調真實，注重實際的經驗法則，否定小說的虛構和想像力之思考，而引起新舊作家的反彈，導致反自然主義文學的抬頭，以致自然主義文學漸次凋零而衰微，該是良有以也。

以年代性的考究，自然主義文學的作家還是居於文學的主流地位，一直延續到大正年間初期。也就是於大正時期作家之活動，在意念上仍舊是那麼活潑及富有清新的氣象，被一般大眾喜好容入與接納。因

此這本小說又另附譯 田山花袋之短篇小說『剃刀と鋏』（剃刀與剪刀），這是大正時期的作品，藉此可以窺視跨越年代作品之風貌。總之，作品能代表人類的真實性，就是自然主義文學所倡導之時代背景，也是自然主義文學所推展的信條。

譯者 文山君，係本人於研究所講授『日本近（現）代文學』之研究生。曾用日文寫了兩篇『鳳凰木の花咲く頃』（鳳凰花開時）及『漂う花びら』（漂浮的花瓣）之短篇音樂言情小說，由此可見其日文造詣之素養。去年曾翻譯 德富蘆花的『ホトトギス』（不如歸），是明治時代很暢銷又是用文語體（文言文）書寫之文學作品，文山君譯來得心應手博得好評。如今翻譯 田山花袋之『ふ とん』（蒲團）及『剃刀と鋏』（剃刀與剪刀），譯者意欲以翻譯日本早期之經典文學介紹給大眾，其精神值得鼓勵。上次『不如歸』之出版曾為之寫序，這次『蒲團』臨出版之際，仍義不容辭樂於寫贈文以代為序而資鞭策。翻譯時難免有缺失之處，尙期許讀者能予以指正。

日本 二松學舍大學名譽教授

文學博士 洪 樵 榕

94 年 11 月 28 日誌

目 次

- * 蒲 團 (ふ とん) ……P・1

- * 剃刀與剪刀 (剃刀と鋏) ……P・113

- * 著者簡介……P・135

- * 譯者的話……P・138

- * 譯者簡介……P・142

阿根廷婆婆

吉本芭娜娜 著

奈良美智 圖

陳寶蓮／譯



即化爲抬面上那狂風暴雨的襲擊。可想而知不得不顧慮到社會上的議論，師生間的道德倫理，還有在社會上的角色、事業、名譽、地位、前途……等。要是果真戲碼成真，一切將立即毀於一旦化爲烏有，至少男的會想像到有這樣後果的來臨。話雖如此，這幾天來所發生的事情，始終困擾了自己。以自己的推測想來想去，女的確確實實在掩飾自己的感情。爲師的自己，幾度曾被他們這對年輕的情人瞞騙過。而且這女的又是自己所愛的學生，對這樣所發生的事實，自己真的無法諒解自己而頗爲自責。還好自己是個文學家，對於自己客觀的判斷，終於孕育出在自己的心理上，樹立了一種揮灑自如的空間。不過對揣摩不容易了解那年輕女人的心理，可以說是一種經驗，也可以說是一種體會。要是這種喜悅溫暖的愛情，由女性特有的思維任其自然發展，他所看到的那明眸皓齒的表情，應該是光豔照人的優雅態度，看來又像是自然中毫無做作的美麗景象。以那充滿芬芳的花朵來說，也許會帶給觀賞的人幾許讚賞與慰藉。可是退一步想，即使那女人愛的是自己，然而她是否會想到，她所愛的是她的老師，而她是他的學生呢？自己已是有妻室有孩子的身份，她是一位妙齡少女，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即將成爲嬌艷的鮮花令人觀賞。既是兩人已有相互的期許，其結果無論如何，還是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一場空虛。然而又回過頭來說，那一封光怪陸離，情多處熱如火的信，究竟這又是怎麼

一回事？是是非非暗地在訴說內心的苦悶與憂鬱，恰似那大自然的力量加在這樣不尋常的關係上。當最後將內心的情意傳達時，彼此的一切都有可能被揭開得寸草不留。那女人謙恭的氣質及可親的外表，在這問題上都會被逼迫地揪出虛與委蛇的面具來。由這樣袒護的心理與對事物的猜測，對這女人的不滿與失望不僅有加，更燃上對這件事情的憐憫與憎恨，終於留下難以不可磨滅的哀傷與怨氣，然而誰教他自己是他的老師，而她是他的學生，事情的演變着實令人難以捉摸，命運對他的安排何等地不公平。

「反正，時機已經過去了，那女人已是屬於別的男人所有了！」

他走着走着，揪起了頭髮大聲地吶喊，又是仰天長嘯着命運的作弄與感情上的凌遲。

條紋畢嘰的西裝又戴上了草帽，手裡拿着籐蔓的拐杖，身體稍向前傾，嘎吱嘎吱地下了坡度小而漫長的道路。時間已是九月的中旬，雖說是夏末秋初的天氣，還是難以忍受的炎熱。天空所呈現出來的那碧藍的秋意彩色，已憾動了人們感情的回憶。魚店，酒屋，雜貨店，肉販……等等，那邊的寺院後方，還有那連棟的大雜院。在久堅町低窪地方的無數工廠，煙囪不客氣地正吐着黑煙，很囂張地冒出那陣陣的煙霧，立即污染大氣消失在空中。

在這些工廠當中，建有一棟洋式的二層樓。在此樓上有一間他專用的辦公室，約有十疊大的房間，屋裡中央有一張單腳形的大型書桌，旁邊有洋式的書櫃，其中塞滿了很多地理的參考書籍，各種叢書應有盡有。他是被這間公司聘請來協助編纂地理用的書籍，所以他每天中午必定要到這地方來上班。由文學家來編纂地理書籍，只不過是他自稱對地理有濃厚的興趣，才來從事這項工作而已，說來說去那是自甘情願復有何言。說自己是大器晚成，那是在文學的歷練上，尚未得到完全的好評而已。當斷斷續續的文章，尚未嘗試到全力衝刺的機會時，就受到心靈上不如意的衝擊。於“青年雜誌”上每月所遭受到的那漫罵與批評，也許是基於主觀，不過換來的卻是自己不堪想像的痛苦。然而自己卻堅信也意識到，日後鐵定會有所成就的想法時，就將這些苦味的經驗昇華為自我期許。社會日復一日在進步，電車使東京的交通情勢改變為煥然一新，新時代的女學生也倡導要有自我的思想與權利。現在的時代，再也見不到自己當年談戀愛時，那般拘拘泥泥所愛的小家碧玉。既是那種固守舊文化舊道德的少女，現在想看也看不到了。如今的年輕人，有所謂年輕人談情說愛的方式，談文學的思維，論政治的理想，說人類應有的尊嚴，道女人該有的權益，所有的態度在一夕之間已是物換星移。似乎感覺到與當時的自己格格不入，永遠都無法交叉在一起的平行線。

他每天機械似的走同樣的道路，進同樣的大門。走入同樣響徹整個廠房的機器輪轉空間，穿過汗流浹背的工人所擁塞的狹窄機房通道。向工人與辦公室的人輕輕地打過招呼，慢慢地爬上又窄又長的樓梯而走進自己的房間。明亮的屋裡東面與南面同樣受到日照，午後當氣溫升高時，會酷熱得令人較為難耐。加上工友無精打采的清掃，桌上蒙上一層白花花的灰塵。看到桌面的不光亮，心情着實也不會很好。他坐在椅子上抽了一口煙，站起來由書櫃裡拿出一大堆厚厚的參考統計書籍。是地圖，旅行指南，觀光導引，交通狀況，產物介紹，名勝古蹟等等的地理用書。靜靜地坐下來，將昨日未完成的工作繼續加以執筆。然而這幾天來頭腦一直亂哄哄的，始終無法流暢地下筆，寫了一行就停了下來，想了過往的那件事又寫又停。這樣反反覆覆斷斷續續地寫了又停，停了又寫文思都無法集中。頭腦浮上來的思考盡是片段的、部份的、猛然的、急劇的、絕望的……因素較多。忽然不知道想到了什麼？竟想到了哈普曼的『寂寞的人們』來。當問題還沒有演變到如今的地步之前，情形也尚未到如此心力交瘁的時刻，每天都還教她這些戲劇的課程。也很想教她福克納的戲劇『心事與悲哀』，這戲劇他在三年前讀過，那時候做夢都不曾想到事情會有如此的巧合。在這世界上竟有她的存在，那時候她真的是一個寂寞的人。本來根本就不敢與福克納的劇情相比較，真的要是有安娜這樣的女人，陷於這

樣的悲劇，不僅應伸出憐憫的手予以關懷，當然也應該給予深切的同情。現在連福克納都不敢去想，真是令人哀怨與長嘆，為什麼連這樣的戲劇小說都在刻劃自己的思想，是巧合還是迷思，真是令人無法了解，這成爲幻影的回憶。

雖然在鬱悶焦慮的心情下沒有教了些什麼？但卻講了些屠格涅夫的短篇。在燈光下那四疊半的書房，她那年輕貌美朝氣蓬勃的熱情，似如充滿少女青春的氣息，在憧憬着那美麗戀愛的故事。那亮麗雙眼的表情，雖沒有到那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境界，然而卻能深深地以其明亮的閃爍來代表其韻味。在亮光的照耀下，時髦的髮夾、絲帶、更稱得出上半身的華麗。在她的旁邊，有一股說不出的香水芳香，還有女人的身體散發出來的特有香澤，陣陣地瀰漫在室內的空間。他似乎如書裡面的男主角，在昔日的愛人面前，向她朗讀闡釋那愛的詩篇給她聽。男人那劇烈曖昧的心跳，所牽引出來的顫動聲音，是否代表着思慕或愛意。不過現在又有何用呢？已是明日的黃花了。他很不甘心被蒼天如此地愚弄，他很不甘心機遇就這樣平白地流逝，也很不甘心所愛慕的女人這樣揮手而去。琵琶別抱驚動了他安然的心底，無端地掀起難以平息的漣漪，該怨天尤人嗎？他再度掀起了他的頭髮，有人說回憶是甜蜜的，可是它卻似苦酒滿杯。

(二)

他叫竹中時雄

三年前，當他的妻子腹中懷有老三的時候，那新婚的快樂，新婚的甜美氣息已經消逝得無影無蹤，到頭來美夢還是有清醒的時候。在世界上沒有所謂繁忙的事業，一生也沒有想到要付出工作的勇氣。日常生活從早晨起來就準備上班，到午後四點鐘下班回來，看到的盡是黃臉老婆那張同樣的臉孔，吃完了飯就睡覺除非有特定的作息。這樣單調毫無變化的生活，真令人深深地覺察到無聊透頂而厭惡。搬了家對新環境走來走去都感到沒有興趣，與友人聊天也沒有那股起勁的味道。涉獵外國小說不僅毫無雅致，也無法滿足內心所渴望的自己。連枝葉茂密的庭園，美麗芬芳的花朵，都難得瞄其一眼。滋潤草木的點點雨滴，尚有花卉的盛開與凋謝，如此自然生態的週而復始，都會使平凡的生活更趨於平凡的氣息。一切總覺得寂寞與難耐，到街上走一走常看到年輕漂亮的少女，要是能夠的話，倒是希望再來一次，有轟轟烈烈的談情說愛，那會使人生刻劃得更美麗更意義更有趣。

三十四·五歲，這樣的年齡以現實面來說，任誰都會有愁眉不展的時候。在這樣的歲月與不正經的女人來往，也會做出荒唐的事，據統計這樣的人也真是不少。畢竟是為解渴治癒寂寞的心理，事實上以時間來推論，要與妻子離婚的也算是在這種年齡層最多。

在上班的路途中，每天會與漂亮的女老師相遇。他每天都期盼與這位女老師相逢，是他內心唯一的安慰與樂趣。對這位女老師也做過很多的幻想，兩人相戀了而約在神樂坡相會，然後避開人們的耳目，兩個人手牽着手一起散步，度過那快樂無與倫比的美好時光……多好。不要讓妻子知道，偷偷摸摸地到近郊約會，卿卿我我地談情說愛那更多好……。不！不只如此，要是有一天妻子懷孕難產死了，以後就把那女人娶進門怎樣……又是多好。然而她不介意地做個續弦的妻子，可以嗎？說實在這一切都在幻想，就這樣邊走邊想着，實在是極為荒唐而窮極無聊的想法。

橫山芳子·神戶女子學院的學生，備中新見町人。對竹中古城（時雄的筆名）的著作頗為心儀，他曾接到來自於橫山芳子一封充滿了崇拜的信。談到了竹中古城所寫的詞藻華麗小說，在世上這種好評着實也聽了不少。因此，由各地風湧而來的讀者仰慕的信，倒是一封又一封地接了很多。有要求修改文章的，也有請收為入室弟子的……等等，但也無法一一回信。當他收到那少女的來信，照理也沒有好奇心回覆就束之高閣。然而那種接二連三來自同樣熱心人的信，即便是鐵石心腸不以為然的時雄，也不得不給予奇異的眼光予以注意。年紀好像十九歲，由來信的文筆推斷，所表達的巧妙，文思的情懷，下筆的